



实业上的合作

——张謇与荣德生之二

□朱江

通州大兴机器磨面厂于1901年创办，系利用大生纱厂的剩余动力，用石磨磨面粉。《大兴机器磨面厂集股章程》里提到：“本厂禀由张殿撰呈督宪照准，专办年限仿无锡磨面公司之案，定以五年。”说明张謇曾了解过荣氏兄弟创办的保兴面粉厂的运作，依保兴面粉厂之例争取经营上的垄断地位。

1919年，荣氏兄弟在无锡集资兴办申新三厂，受到振兴纱厂的阻挠。申新三厂购买土地后，有蒋姓人士认为申新三厂地界内有五洞桥遗址，建厂开挖会破坏古迹。华商纱厂联合会一度出面请督军和省长处理此事，未有解决。“謇复加询问，略得真相，则保存五洞桥古迹云者，蒋所借以侵搅申新之名词。而申新紧逼振新而渐加多者，申新所被搅于蒋之因果。”张謇据此致函齐耀琳省长，“拟请属现在实业厅张厅长前往调停。调停之法，劝申新任造五洞桥以复古迹，责蒋偿还侵损之土石以维实业，当亦可剂于平矣。”在张謇的帮助下，此事得到妥善解决。

荣氏兄弟与张謇在实业上的最大合作在吴淞。吴淞位于黄浦江和长江的交汇处，“吴淞接壤上海，濒临浦江，为国内外货物运输之门户”。张謇对吴淞情有独钟，早在1904年创办江浙渔业公司时，“暂借吴淞四明公所为接收鱼储煤之所”。张謇参与创建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、吴淞商船学校，最后都将校址设在吴淞。1920年11月4日，张謇受北京政府委任，督办吴淞商埠事宜。1921年2月12日，吴淞商埠局开局。张謇的目标为“以自辟商埠之先声，为改良港务之样本”。在此背景下，荣氏兄弟与张謇合作过左海公司和中国铁工厂。

1920年8月，荣宗敬与张謇、金其堡等人组织左海公司，签订了如下合约：

立公约 荣宗敬、张謇、金其堡，为组织公司，承领滩地，兴办实业，公订条款，共同遵守如左：

一定名为左海公司。

本公司将衣周塘地除周一、周三、衣十三等图九百五十二亩业经有人报领外，其余衣二等图共一千三百三亩四分九厘二毫，悉数承领，其区图及亩分细数，附图载明。

一上项滩地，除以冈十四图四十五亩提归宝利公司承领外，其余悉以三股搭配，阄分清丈局方单，各归各执，部照归公司承管。

一领价以每亩一百五十元为最高限度，应缴领价等费，自通知之日起五日内汇齐，另备杂费五厘，为酌给乡图地甲及贴迁坟墓等用，随正款附缴。

一亩分执之后，如有让渡等情，须先尽同股，并不得售于非中国人。

对于左海公司，荣德生是这样记录的：“余兄弟合买三分之一，分得三百九十亩，有图、有部照。张君出面，金君之力为多，余条陈最先，主动也。该处地位亦宜设工厂，今后必见。”根据左海公司的规划，该公司有三个方面的宏图：

甲、开辟轮埠（以已购衣周塘千余亩沿浦择要建筑码头）；

乙、建设工厂（先筹办电力厂，假定六千开罗瓦达。次规画机器铁厂，其他各厂得随时提议增设）；

丙、经营航运。

左海实业公司的目标是把吴淞建成一个航业中心和经济要地。当时黄浦江两岸，十之七八的岸线资源被外商所占据。最初，那些地方道路不通，滩地上没有填筑，无论官府还是民众，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岸线的重要性，致使适宜建设轮埠的地方，大多数沦于外商之手。左海公司的设立，就是想亡羊补牢，及早规划衣周塘。左海公司的创立者有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，他们认为浦东滨江一度“滩地旷阔辽远”，不料数年间，外商纷至沓来，结果本国商人几无立足之地。在公司合约中，最后一条是“田亩分执之后，如有让渡等情，须先尽同股，并不得售于非中国人”，既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，也是希望中国商人能有投资的机会。

左海公司没能如愿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和开发。1923年6月，荣宗敬、张謇和金其堡三方面，将实际领得衣周塘土地1165亩9分零9毫，抓阄均分。这些土地之后放佃收租，从南通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可见，至少1935年左海公司还存在。

中国铁工厂是中国第一家民族纺织机器企业，聂云台倡议设立，主要股东为张謇、荣宗敬、徐静仁、穆藕初等，实收股金30万元。张謇任董事长，聂云台为总经理。1921年在吴淞建厂。产品供应上海、汉口、天津等地纺织厂。由于民族棉纺织业不景气，中国铁工厂开工后经营不利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遭炮击，损失惨重，不久宣告清理倒闭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通市档案馆）

起意

□吴华英子

守在自己的天地与一群流浪猫相伴，这是很久的事了，骨子里实在喜欢这种清净赤诚的关系。常想，即便再过二十年，大概也改变不了太多，只向内走，直到与自己心意完全契合。

依旧穿着朴素，素衣素缕，舒适就好。爱生活，爱自然，也爱荒芜的美，不介意某个时刻突然陷入某种窘迫，于喧闹繁盛处，只一笑置之。这一世，不要漫天星河，只要人间烟火。

很怀念十九岁那年的夏天，一个人骑着单车三十里往返去县城，只为买一本好的颜体字帖，以及顺带回来的一本《芥子园画谱》。那本字帖还在，只是缺了角。后来，字练得一般，却清晰记得那一路的坑坑洼洼与灰尘，还有烈日下的炎热与暴汗。可还是很快乐啊，生命中有目标有理想，感觉处处光明，时光也妥帖。

仔细回想，那些远去的时光里，有些是真旧了，有些却依然光鲜。那时候，可以光脚踩在田间栽种蔬菜，挖红薯，摘花生，也可随意搬张木椅到院子认真书写，身旁会有些花朵垂下，芬芳馥郁。偶尔有些小飞虫绕过自己飞远，再不见。日子，就这样一波推着一波，转眼几十年。

去老家看望父母，他们通常还会像过去那样教导我，以过来人的身份，这般那般。从前会觉得絮叨烦人，有些话在听不进去时冲口而出，而今会有足够耐心认真倾听，能做到的，顺意，不能做到的，也说尽量。说到底，他们不但是我盔甲，也是我软肋。他们这一生倾其所有来爱过我，胜过世间任何。何其有幸，成为他们的孩子，我必须学会柔软，不再倔强如驴。

他们在老家修缮了老屋，封出阳光房，说给我留了茶台。虽不是我特别中意的，但有种说不出的安暖在心头盘旋荡漾了许久，仿佛童年还在，那些远去的时光一下子又回到眼前，我的父母，他们都还是年轻的模样。在他们身上，我已获取太多照耀别人照耀自己的方式，且延续到自己的孩子身上。所有的照耀，让我们一直知晓，有无缝隙，都会有光。

很庆幸自己无论活至多大，尚且有初心。关于路途，关于生命，关于生活的姿态，从不刻意，只是尽着自己的力朝前走。也许简单，也许粗糙，但也丰盈自足，心生欢喜。就像今日，父亲发来院子的图片，说令箭荷花开了，虽没附上任何表情，但我懂他急切分享的喜悦，连声道，哇，真是太好看了！这一刻，岁月静好。

你看，偶尔起个意，内心清凉。以安静诉说安静，将心中的百转千回落到白纸黑字，也算是没辜负这美妙的独处时光。起身推窗，风吹来，又吹去。

钟山随想

沉稳（外一题）

□吴 镛

每年高考总会有点小插曲，考生忘带身份证、准考证，甚至还有上厕所不慎掉落身份证被水冲走，好在护考民警火速在五分钟内办妥临时身份证。

在一万多考生中，此类事是很小的概率。但给我们的启示是，遇事一定不要过度紧张，不要粗心匆忙。

每遇大事有静气，宁静方能致远，要沉得住气，稳扎稳打，方能制胜。

（2022年高考日）

沉淀

上善若水，水能自净，诀窍之一就是沉淀。

想当年，无自来水，吃用水都靠大水缸储存。注水后用明矾少许，棍棒一搅浑，水就形成旋涡，把杂质泥沙沉淀下去了。

南通地处长江最下游，但狼山脚下，龙爪岩迎激流而旋湍，江水漩涡下，杂质沉淀冲刷，江上水很洁净，近旁建的水厂，生水都可饮用。

为人处事也要有自我沉淀的功夫，热事冷处理，方能少出错，求知治学，更要博采众长，沉淀于胸，厚积而薄发。《道德经》有5000多字，那是老子一生沉淀后的硕果。孔子问道于他，获益多多。（2022年6月8日）

苦瓜不苦

□陈 晖

苦瓜，对二叔而言，就是一种苦尽甘来的牵挂。

我不喜欢苦瓜，丑就算了，还一股苦涩味。一提苦瓜，我就撇嘴巴。此时，二叔就会点点我的鼻子，说：挑食。

二叔喜欢苦瓜，不知是不是因为他命苦。二叔养育了二女一儿，但是，生下小儿子后，二婶难产去世。从此，二叔又当爹又当娘，幸亏有两个女儿，一直都十分照顾疼爱这个小弟弟。

一个人劳作，养活四张嘴，生活的重担把二叔压垮了，皱纹过早爬上了额头，他搬过砖头，做过泥瓦匠，在建筑工地干活还受过伤，他都一一扛过来了。他时常用粗糙的大手，摸着儿子的头，希望他好好读书，牢记：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

一年又一年，两个女儿相继出嫁。小儿子大学毕业后，在城里成家立业。二叔很自足，常跟左邻右舍说：他很满意现在的日子，儿女幸福就是他最大的财富，也是最好的安慰。

二叔老了，再也不用外出打工了。

每当春色满园的时候，他就在庭院里分批种满苦瓜，到了夏天，苦瓜的藤蔓蓬蓬勃勃，肆无忌惮地往四处延伸。深绿蜿蜒的藤蔓上挂满长短不一、青翠碧绿的苦瓜，饱满喜人，一朵朵形如星星的小黄花点缀其间。一看到底，二叔就乐呵呵的，像看到自家孩子一样开心。

某次，我兴冲冲去看二叔。庭院里的苦瓜已泛红色。二叔说，这是留着做种的苦瓜，你要不要尝一个？保管甜。我半信半疑，那成熟的苦瓜，肚皮已经胀裂，露出满腹经纶，鲜红诱人。我忍不住咬下一小块果肉，没想到，真是一股清涼的甜味。我不由感叹：苦瓜的一生，由白到绿直至最后的红，真的是苦尽甘来，像极二叔的人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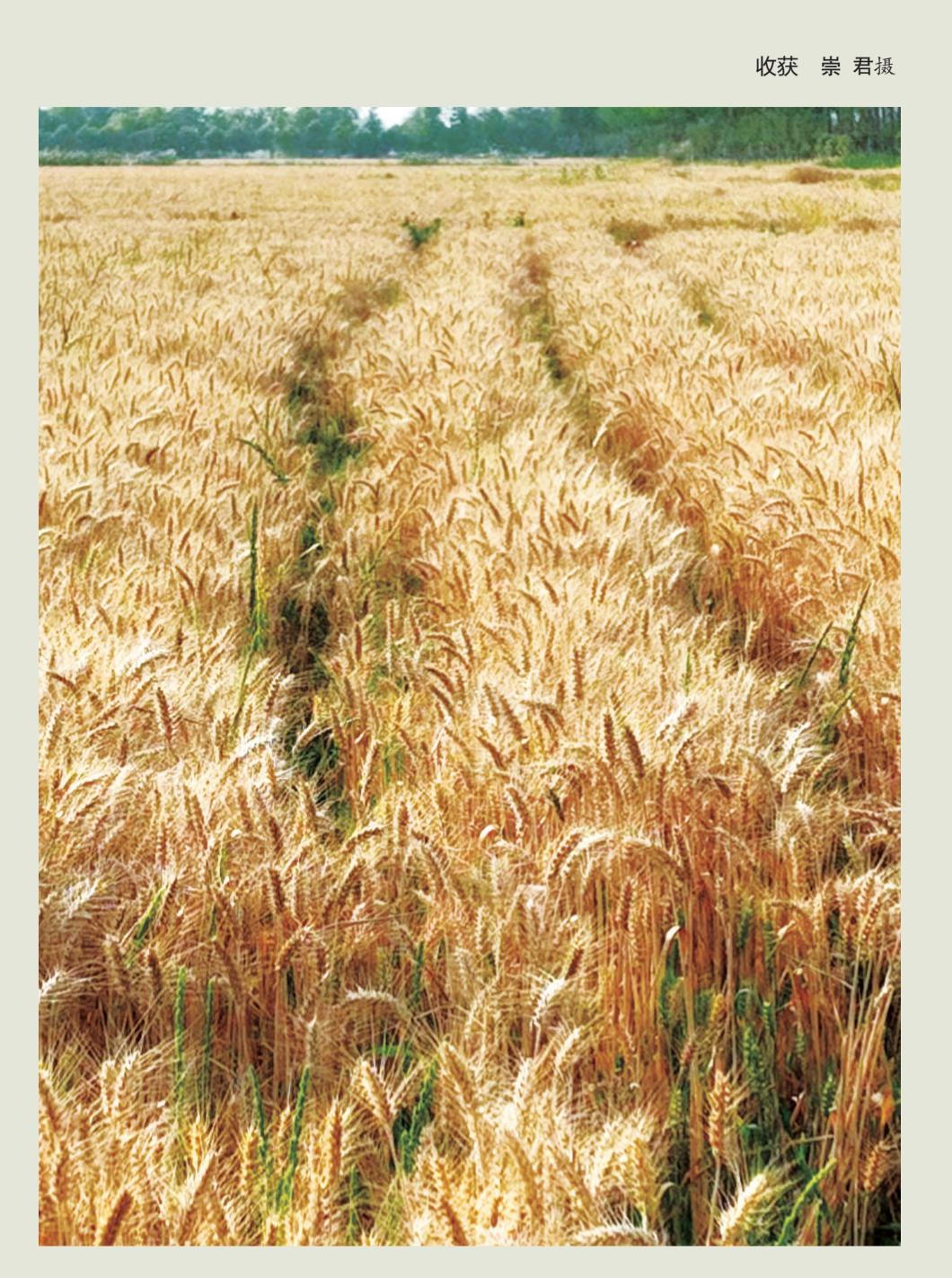
二叔不是大厨，却能为苦瓜翻出好多花样。炎夏，凉拌苦瓜是首选。二叔洗净苦瓜，麻利地掏出瓜瓢，我都能闻到丝丝苦味，可见有多苦。苦瓜被切成大小厚薄均匀的片，扔进开水焯一分钟，变成了翠翠的绿。二叔端起盘子，放到我鼻间，我本能地扭过头，二叔哈哈大笑，说：一会保管你赞不绝口，苦瓜虽苦，却营养丰富。

二叔将一盘青翠欲滴的苦瓜，上盐、鸡精，滴上麻油、香醋，再用红辣椒一起搅拌，我不由咽了咽口水。二叔说，凉拌的苦瓜，清凉爽口，能除邪热，解除疲乏，清心明目，开胃健脾。《本草纲目》里就有记载。

二叔说，苦瓜是多功能的，能够搭配其他食物一起炒。我来了，二叔会苦瓜炒肉丝。二叔在小火炒肉丝的时候，会加少许糖，味道更加鲜美。在二叔眼里，苦瓜就是吃苦耐劳型的，因为它无论何种搭配，其他食物都不会沾上苦味。真的是像极宁愿苦着自己，也不会让孩子受苦的二叔。此时，二叔小口品尝着用苦瓜酿的酒，据说能降血糖，再夹一小筷苦瓜炒肉丝，他觉得特别心满意足。看着二叔，我突然鼻子酸。

真正对苦瓜刮目相看，还是因为会做甜品的茉莉。茉莉在网上学会一款下午茶芒果紫薯酿苦瓜，把苦瓜做了成甜品，想必生活也会越过越甜。说实话，经过冰冻后的这款甜品，我莫名其妙地被俘虏，居然有点爱上苦瓜了。

再看二叔庭院里，那绿色藤蔓已经延伸至窗前，我突然发现，苦瓜虽以其名，味道苦如中药，但却有着丰富的营养，是人人都应该喜爱的绿色食物。



风吹麦浪

□低眉

一直没有写麦子。实在是因为害怕。感觉自己写不好它。就像一个受了大恩的人，要去谢恩了。真是辗转，踟蹰。即将面对的，是一个对你以命相交的人。你将何颜以对？你将无颜以对。垂头是你应有的姿态。出于自私，出于羞愧，我一直在逃避。不仅是麦子。稻子、玉米、大豆、牡丹、芍药、玫瑰，我都在逃避。我无法说出父母的恩情。也无法直视绝对完美的事物。

我决定正视自己的无能。我不是一个昧良心的人。如果大提琴，拉在我的心上，麦子会觉得疼。麦子一直在我心上。风吹麦浪金黄的涌动一直在我心上。

在村庄，没有什么事物，比金黄的麦子更动人。菜花的烂早就过了。初夏的田野上，无边无际的梦幻般铺展着的，是麦子。这孤独的村庄陷入了沉思。麦子，是村庄做出的一个梦，一个流淌的、看得见摸得着的、实实在在的梦。阳光老辣起来。老辣的阳光自高处照下，照着田野上的麦子。麦子们通体透明，沉重而轻盈。没有什么事物，能像麦子一样，在自己的身上把沉重而轻盈表现得如此的天然，浑成。人也无话可说。一声两声的狗吠，格外寂寞。什么都不能左右麦子的成熟。不声不响的成熟。全心全意的成熟。人也不能够。麦子的成熟不可阻挡。这是麦子的天道。

这就是村庄的白天。一动不动的白天。静悄悄的白天。金光灿烂的白天。香喷喷的白天。麦子成熟了，就快开镰了。村庄的气场开始变得神圣。有时候，人会站在一大片麦子的尽头，一动不动。人在想些什么呢？不得而知。

麦子们沉浸在自己的梦里。等待闪亮的镰刀。

一阵风吹来。麦子开始涌动。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个麦子推动另一个麦子，它们用自己的队列，传递着风。远处的来到近处。近处的去向远处。小风轻涌成大风，大风又变幻成小风。金黄的麦浪起伏，翻滚。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符在大地上交相辉映。庄严肃穆，极尽柔软。麦子们头颈相交，发出生命的歌唱。唉。我没法说出麦浪的样子。正如你没法说出麦浪的歌唱。每一个站在麦浪尽头的人，都没法说出。麦浪，是怎样深情地将你淹没，又怎样温柔地，将你回放。麦浪翻滚，这是一幅怎样的景象？诸神在高处，农人在低处，莫不对此顶礼膜拜。

麦子，这个金黄的词语，你只要一开口，不用发声，整个村庄都会被照亮。麦子照亮了人的身体。麦子是一个灯笼。被麦子照亮的身体灯火通明。时间里出没过所有的人类。所有的人类都被麦子照亮。一个人在村庄里行走，其实是一群麦子在行走。整个的村庄因此而变得金黄灿烂。即便在夜晚，也不用点灯。麦子的光亮，夜晚知道。麦子安慰过村庄的白天，也安慰村庄的夜晚。

麦子是沉在夜晚的最深处。有了麦子的沉入，村庄的夜晚不再空虚而嶙峋，变得辽阔，充实，宁静。是麦子让夜晚饱有了内容和温情。夜晚因此而变得不再幽深难测。麦子的明亮感染了黑暗。黑暗也因此具有了麦性。是麦子，使黑暗变得可知而确定。黑暗

吞没了麦子，交出了自己的底部。黑暗把麦子吞进了肚子，黑暗不再是原来的黑暗，而麦子还是原来的麦子。

开镰了。收割了。麦子们和衣卧下了。脱粒了。仿佛金黄的旗帜飘在扬扬的风中，直直坠下的是麦粒，轻轻飘走的，是少许麦芒和尘埃。一堆堆粮囤一堆堆麦秸。麦子是村庄的粮食和童话。

大地上到处弥漫着分娩之后的宁静。空旷，安详。风在麦茬之间溜达。树叶偶尔动一动。土地，在竭力之后，将进入一段短暂的休养。

村庄里出没的人，庄子外来往的人，居住，离开，所有的，无不受到麦子的安慰。麦子是一味药，一味大药。麦子会治病。麦子的治愈，是交付自己。麦子献出了自己，让人类吃饱。村庄里行走的人，无不受到麦子的滋养。

被麦子养活的人，浑身散发出麦子的味道。不信你就闻一闻，在这些人的颈项，后背，腋窝，麦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。闻一闻你就知道。麦子居住在人类的身体。少女们的香味，是麦苗的青青草气。壮年男子身上的油性气味，和成熟的麦粒一模一样。是麦子，陶冶了村庄和人群的气息。麦子的气息，在村庄的上空飘荡。到了最后，不是麦子被人吃掉。而是所有吃麦子的人，都变成了麦子。你如果真的爱一个人，就能闻出这个人身上的麦子。人是麦子变成的。人身上的荷尔蒙也是麦子变成的。人吃过很多的东西。只有麦子能变成荷尔蒙。

麦子，是一个多么诗意的字眼。却被人用烂了。很少有诗人，没写过麦子。世界上最好的人，在写诗。世界上最渣的人，在写诗。那么多生活在村庄的人写过麦子。那么多背井离乡的人写过麦子。谁知道他们是被动的离开还是主动的抛弃。麦子被那么多的家伙，涂上了自己的情感。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家伙，一意孤行，绑架了麦子。麦子对此不置一词。我早就不写诗了。尤其是不想把麦子写进诗。但我希望把洁净和神圣还给麦子。

“作一粒麦子，碎在父老乡亲的酒樽里。”“像一粒冬天的麦粒，遗失在原野。”这就是我很多年前写下的诗句。和麦子有关，也和麦子无关。回乡是我的甘愿，被错付的青春是我的悔恨。人群的世界，一直有两种标准在横行。一种是放在桌面上的标准。其实它们并不界限分明。更多的时候，你要依靠自身的智慧两者兼顾。所以一个智慧的人，应当秉持着人类的初心，在人鬼的世界里自由切换。所以地藏菩萨下沉到地狱，也会现一个鬼身。年轻的我没有这样的智慧，所以不适合回乡。

世上的道路千万条，都奔一个终点去。走过的路，就是你的路。至道不难，唯嫌拣择。就把自己活